

塞下曲

隋乱

1

酒徒◎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A series of stylized, swirling cloud motifs in a traditional Chinese artistic style, rendered in black outlines. They are positioned at the top of the page, framing the text.

塞下曲

隋乱

酒徒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 京

本书封面贴有清华大学出版社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隋乱. 1 / 酒徒著. —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8

ISBN 978-7-302-48965-8

I. ①隋… II. ①酒…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93492 号

责任编辑: 张立红

封面设计: 邱晓俐

版式设计: 方加青

责任校对: 石成琳

责任印制: 李红英

出版发行: 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 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 100084

社 总 机: 010-62770175

邮 购: 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 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 量 反 馈: 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 三河市铭诚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70mm×240mm

印 张: 16.25

字 数: 308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3.00 元

产品编号: 067111-01



目 录

1.....	引子
5.....	第一章 盛世
39.....	第二章 出塞
75.....	第三章 旷野
129.....	第四章 醉乡
173.....	第五章 猎鹿

引子

公元五百八十八年冬，大隋帝国兴兵五十一万，开始了声势浩大的统一之战。第二年正月，九路大军俱过长江。一时间，整个江南大地风雨飘摇，山河尽赤。

与此同时，连年争战不休的塞外各地却突然宁静起来。临近开春前的一场大雪，将各部落留下越冬的牲口冻死了大半。为了血脉的延续，各塞上民族不得不暂且放下彼此之间的仇恨，把全部精力放在一场超大规模的春猎上。

饿了一个冬天的野鹿很瘦，肉质又老又硬。但有肉可吃总好过活活饿死。因此，上至部族首领，下至刚刚学会骑马引弓的少年，一整个一整个部族的男人拿起兵器，在春寒料峭的旷野中来回奔忙。有的部落运气很好，能恰恰截住一整群迁徙的野鹿；有的部落运气却很差，吃光了所有随身携带的奶酪，却连半根鹿毛都寻觅不到。

这一日，三百余名身穿褐色皮裘的猎人正于月牙湖畔苦苦寻觅着，猛然，有人在远方的天地之间发现了一个怪异景象。

“西尔，西尔大埃斤，契丹人，契丹人来了！契丹人杀到家门口来了！”前方探路的斥候疾驰而回，扯着嗓子吼叫。

“附离，你瞎扯些什么。契丹人那边遭灾遭得比咱们还重。怎么有力气跑到咱们家门口来？！”人群中，一名身材魁梧，皮裘上镶了一圈金边的汉子越众而出，冲着气喘吁吁的斥候质问。他是本部落的族长，用塞外语为埃斤——当家人之意。但这个家着实并不好当，近几年部族人口连年减少，所游牧的范围也越来越小。如果在救灾的这个节骨眼上再被契丹人趁火打劫一番，其所在的苏噶部就可以在草原上永远消失了。

“就在，就在月牙湖正南。你看，你看他们的青狼战旗！”被唤做附离的少年斥候一边喘息，一边恨恨地咒骂，“我说咱们怎么打不到鹿呢，该死的契丹人闯来了，把所有猎物都抢了去！”

“别胡说，未必是契丹人！”部族的头领西尔大埃斤用呵斥声再次打断了少年人的抱怨。不速之客来得很快，他也看到了高挑于来客头顶上的战旗。红色的底，上面画着一个暗青色的巨大狼头。正是距离其部落五百里外那些契丹人的标志。论实力，任何一个契丹部落都比西尔自己所在的部落强大得多，在大灾之后对方突然出现，哪怕只有寥寥五十几人，也意味着西尔所在的部族即将陷入万劫不复。

“走，跟他们拼了！”饿红了眼睛的部族武士们举起手中的兵器，仰天大叫。部落里的老幼妇孺嗷嗷待哺，他们无法向入侵者示弱。哪怕杀了这些人后将

给整个部落带来灾难，他们也必须拔出刀来，捍卫自己的生存权力。

“弟兄们，跟我上！”被唤做附离的少年拨转马头，冲在了队伍最前列。但他胯下的战马很快被追上来的另一名骑手拉住了缰绳，其余的人也被迫停住了坐骑。部落大埃斤西尔快步向前，将一杆画着数只白天鹅的战旗挑了起来，高高指向天空。

那是象征着他们部落，雷族苏噶部的战旗。列队而飞的白天鹅代表着尊严和秩序。所有人必须服从持旗者的号令，因为他是长生天选定的头鹅，有权力决定全体天鹅飞翔方向。

“弟兄们不要急，他们不是契丹人！”拦住冲动的族人后，单臂擎起白天鹅大纛的西尔大埃斤沉声提醒。

“他们不是契丹人！”紧拉着附离胯下战马缰绳的那名和他年龄差不多的汉子重复。

“嘎布勒，你怎么知道他们不是契丹狗贼！”苏噶部的附离见无法再鼓动同伴一道出击，愤怒得脸上青筋直冒。他今年只有十六岁，正是气血过旺的年龄。不敢挑战大埃斤的权威，却丝毫不会把其他部族勇士放在眼内。

“他们不是契丹人！”被唤作嘎布勒部族的勇士丝毫不怒，再次重复，“附离兄弟，你看看他们的头发。你见过头顶上留着全发的契丹人么？”

他说话的声音不大，却恰恰能被所有人听见。大伙凝神再看，果然发现前方的契丹人装束有些蹊跷。在草原上，众所周之，所有契丹人都喜欢将头顶的毛发剃掉，只在两耳边和后脑勺处各梳一个小辫子。而入侵者中很多人被打落了皮盔，露出的却是一头乌黑浓密的长发。

他们不是契丹人，契丹部落的男人不会如此珍惜自己的头发。这伙打着契丹青狼旗的入侵者正在追杀一辆马车，而马车旁的护卫显然也发现了前路被苏噶部的武士堵死，不得不停止逃亡脚步，陷入苦战。

发现举着白天鹅旗帜的苏噶部武士停止靠近，假冒契丹人越战越勇。他们口中喊的也不是苏噶部武士能听懂的契丹话，而是另一种抑扬顿挫的语言。仗着自己人多，他们数度靠近被包围的马车，可总被马车旁垂死挣扎的对手再次击退。

“大哥，咱们不上去帮忙么？”到底是少年心性，附离很快就对弱者起了同情之心，凑到西尔大埃斤的身边建议。

“咱们再等等！马车里边的人很重要，救了他，有可能换来很多奶酪和肉干。但现在不能去，他们还有突围的希望。咱们必须在最危难时刻出手，才能获得更多感谢！”西尔摇头，淡蓝色的瞳孔瞬间收缩起来，里边仿佛涌动着一道道闪电。

一个，两个，三个，马车旁的护卫接连被砍倒。假契丹人慢慢接近目标。契丹是草原上仅次于突厥的第二大势力，入侵者不知道自己的伪装已经被看穿，一厢情愿地确信举着天鹅旗帜的那伙褐裘牧人不敢惹是生非。当他们用长刀砍翻最

后一名侍卫，即将冲上马车的刹那，半空中突然传来了一串尖啸。

是羽箭的声音！假冒契丹人的强盗首领立刻做出反应，快速俯身回避。但他的下属则来不及做出任何应对。苏噶部的牧人有备而发，第一轮齐射便将大半强盗射下马。还没等强盗头子从震惊中缓过神来，数百名苏噶牧人已经拎着弯刀，风一般冲上。

只两轮冲杀，所有强盗便全部被砍翻。苏噶部的牧人们则欢呼着跳下坐骑，一边剥取死者的衣服，一边将对方身体中流出的血涂抹于自己脸上。

战败者的血是长生天赐给他们的荣誉，抹在脸上，会保佑他们永远强壮。

马车的护卫全死，猎杀者全死。孤零零的马车落在是一群茹毛饮血的男人之间，仿佛一只失群的羔羊。

西尔大埃斤没有加入胜利者的狂欢，他的心被好奇所占据，眼前的马车非常精致，远远超过了他平生所见。坐在这样一辆车里的人是哪个大部落的可汗？或者是哪个富裕可汗的家人？如果能和对方搭上关系，苏噶部是否有机会攀上一个大靠山，进而挨过这场饥荒？

“车中的贵客，强盗已经被我们全杀了！长生天在上，苏噶部会保护所有踏入她领地的贵客安全！”他跳下坐骑，缓步上前，用近年来草原上最通用的突厥语必恭必敬地询问。然而，他却得不到任何回应。

“车中的贵客，我苏噶西尔对着长生天立誓，不会碰属于你的任何财物，请走下来，咱们交个朋友！”西尔大埃斤不甘心，换了契丹族的语言再次相邀。

马车中响起一阵窸窣窸窣的声音，但车门还是没有主动开启。苏噶西尔不愧为一部之长，很快又流利地说出了奚人、室韦人见面时的问候语，对方却像聋子般，根本不予理睬。

他有些恼怒了。苏噶部热情好客，却不意味着可以随便被人轻慢，伸出手，猛地拉开车门，一瞬间，却如同枯木般愣在了当场。

“啊——”一声天籁般的惊呼瞬间传入了所有人的耳朵。众牧人闻声回头，然后一个个如遭雷击。

那是一个何等美丽的女子，西尔自问会数个部落的语言，却找不出一个合适的词汇来形容。牧人们自问看过了草原上最美丽的野花，却无法拿一朵花来与之相较。那不是属于草原上的美丽，那带着几分惶恐又带着几分期盼的眼神，那比玉石还剔透的肌肤，那比春花还娇艳的双唇，全部刻在了大伙的瞳孔中，再也抹不掉，挥不去！

对方的眼睛是黑色的，不像突厥人的褐，也不像他的蓝。那是一种深邃的黑，就像夜空下月牙湖里的春水。西尔觉得自己被浸润在湖水中，不想逃，也不想游，只想沉浸其中，一醉不醒。

是年，隋灭南陈，一统中原。

第一章 盛世

第一卷 第 一 章

“好啊，我还没见过大商队什么样子呢！”李旭放下碗，爽快地回答。突然，他明白了父亲的意思，瞪大眼睛，喃喃地叫：“爹，您，您是说……”

“爹年龄大了，想让你替我跑塞外！”李懋不敢看儿子的双眼，尽量用平缓的语调，把自己的意思重复了一遍。

“我，我策论是学堂里最好的。我，我能默写整本论语！我……”李旭手中的半块胡饼掉到了地上。昨天这个时候，父亲还在和自己讨论是考明经还是考进士，到了今天，就变成了替他出塞行商。

那不是他的梦！在李旭的梦想里，有过考取进士立于朝堂，也有过持槊上马称雄疆场，平素梦想最多的则是穿一身户槽的官衣，在上谷郡的县学边上买所大宅子，让自己的父母都住进去，要吃的有吃的，要喝的有喝的，还能让赵二当家，杨老秃子这些场面人物俯首帖耳。所有少年的梦里，唯独没有像父亲一样做个商人，每年塞外中原地跑，日晒雨淋也落不了几个钱，还要受官府差人、族中长辈和地痞流氓的欺负。

已经入了秋，天气却依然像盛夏般炎热。掌柜的张宝生搬了个马扎儿，坐在自家的小饭馆儿门前一边看夕阳一边伸着舌头吹凉风。

这狗娘养的天气，就像狗娘养的日子一样难过。暑热一直穿到骨子里不说，连喘息的气儿都黏湿湿的，仿佛灶台边上的污渍般油腻。官道上，往来行人带起的灰土飘在空中，不知不觉间就把饭馆墙面上那只倒扣着的“笊篱”^[1]给糊成了一个泥巴团儿。黑黑的，瘪瘪的，还散发着丝丝缕缕馊臭味道，闻在鼻孔里令人愈发没有食欲。

如果是早年间，张宝生还有心情打上桶井水，把墙上的“笊篱”和头顶上被烟熏火燎的招牌擦拭干净。在上谷、河间一带，这“笊篱”代表着饭馆和酒店，和头顶上的隶书招牌一样，都是主人家的脸面。那时候他的饭馆刚开张，又碰上仁寿年的好年景，每天进账的“肉好”^[2]就有十几个，偶尔一天运气佳碰上大主顾，赚上半匹绢都有可能。张宝生家里的填房与临近易水河边那五十亩地就是那时候置办下的。

那时候，张宝生记得自己每天恨不得将头顶上写着“有间客栈”的牌匾擦三遍。这牌匾是张宝生花了三头羊的润笔，求县学里的杨老夫子给写下的。人家杨老夫子曾经做过越公杨素大人的录事官，若不是喜爱这边塞上的质朴人情，根本不会在上谷郡落脚。他醉中写就的牌匾虽然没有“如意”“临风”般听起来有口彩，但胜在贴切自然。想那行路之人一眼望不到头的官道上，猛地看到“有间客栈”四个字，饥渴之意顿生，走进来住一宿，吃两碗麦饭，喝几盏浊酒也是预料之中的事。

可惜好景不长，仁寿年很快就结束了。紧接着年号变成了大业，英明神武的新皇帝登基后，先修长城再开运河，把府库里的积蓄折腾了个干净。你说他把自己的家业糟蹋干净了也就该收手了吧，他还偏不！今年初不知道从哪里又听来了“仁君登位、万国来朝”这一说，力邀各国可汗到洛阳聚首，命令沿途各地必须清水泼街，黄土垫道，市肆酒楼凡胡人吃饭喝酒皆不得要钱。

人都说天子圣明，看什么东西都是那个什么瞳亲照，也就是一只眼睛看俩影儿，比普通人清楚一倍，可圣明天子就不知道吃饭付钱这个理儿。上谷郡靠近边境，奚人、契丹、突厥人往来频繁，大伙交往得久了，根本分不清谁是胡儿谁是汉种。皇上的优待令一下，四野里胡人马上就多了起来。真的、假的胡人，一队队蝗虫般沿着官道吃过去，就像当地人上辈子欠了他们一般。如此一番折腾下

来，皇上老人家得了什么好处大伙不晓得。张宝生就知道自己的酒馆为此辞了掌勺、遣散了伙计，易水河边五十亩地也典给了别人一半。原来每天回到家老爷长老爷短哄他高兴的填房，如今也冷了脸色，巴不得他在前院的酒馆里睡板凳。

没钱请掌勺，也养活不起勤快伙计的酒馆自然越来越冷清。原来每日忙得脚不沾地的张宝生如今轻闲了，过了午就可以搬着马扎儿盼日落。日落时分，忙碌了一天的乡邻们回家，若是哪个能沾上半斤浊酒，就可以满足他一天最后的赚钱希望。

生意虽然冷清了，可衙门里的税还得照缴。前些天易县卢槽^[1]李大人门下的小跑腿儿赵二当家特地上门关照过，今年“有间客栈”要额外支付五张生牛皮。张宝生好求歹求，赵二当家才看在两罐子麻油和一坛子陈年花雕的面子上，把牛皮的数量从五张减成了两张，但是要求入冬前必须到县上交割，否则，任何后果由张宝生自负。

有道是“破家的县令，剥皮的太守”，张宝生知道缴不上税的后果是什么。他在县城里的几个同行，如今就在衙门开的客栈（大牢）里住着。里边据说是一日两餐，顿顿“竹笋炒肉片”。隔三差五就有血肉模糊的人从后门被人抬出来，扔到荒野里去喂狗。可官府不准许百姓杀牛，病牛、残牛向来是紧俏物资。即便想办法用驴皮充数，张宝生也得有地方寻驴子去啊？！

官道两边行人渐渐多了起来，大户人家的庄客们扛着木锹，牵着牲口去主人家里交工。这些人不会买张宝生的水酒，所以张宝生也提不起精神跟大伙打招呼。双眼直勾勾地看着官道尽头，盼星星盼月亮地盼着有从塞外返回的行商经过。只有他们手里有上好的皮货，也只有他们能给张宝生继续生存下去的希望。

“宝生叔，今天生意不错啊！”官道边，一个骑着马的少年人扬鞭道。

“五娃子，托您家老哥哥的福，今天上了三拨客人，灶堂没冷着！”张宝生捶打着发麻的双腿站起来，大声答应。

与他打招呼的是前庄张大户家的小五，按辈分，算是张宝生的侄儿。虽然自从张宝生开饭馆从商之后，两家终止了走动，但彼此毕竟是一个宗祠，血脉之间的亲近怎么隔也隔不断。

“我爹说了，如果您实在难支撑，就把客栈关了吧！族里边这么多小辈，怎么着也不会让宝生叔挨饿！”五娃子策马又向前走了几步，回过头，用皮鞭指点着他说道。

“烦劳老哥哥了，五娃子，回头遣下人来抱一坛子酒，给老哥哥漱口！”张宝生尽力站直了已经有些驼的腰身，淡淡地回应。五娃子是县学里的佼佼者，据说是有机会被郡上举才，去京城参加科考的。在这种前程远大的年轻人面前，他可不敢摆什么叔公的臭架子。至于五娃子的老爹张宝良的话，张宝生只当没听见。去年客栈里周转不开，找这个本家借钱，张宝生付出的代价就是出手三十亩

好田。真的按对方说的关了客栈回族里养老，张宝生估计自己剩下的二十亩好田也得换了主人。

“谢宝生叔，回头我派人来取，我爹他别的不爱，就好这口！”五娃子说笑着跟张宝生道别，拍了拍坐骑，融进落日的余晖里。

“唉！”张宝生长叹了一口气。不怪天，不怪地，就怪自己没一个也在县学杨老夫子门下读书的儿子。如果自己有一个儿子如五娃子一样前程远大，那些衙门里的帮闲、乡里的小混混还有族中的长房们哪个又敢堵上门来欺负人？

想到县学，他心里突然又涌起几分希望。自己的外甥也在县学就读，论名声、论才学一点儿不比五娃子差。既然张家小五今天能从县学赶回家，自己的外甥李旭说不定也会回来。如果能遇上他，自己面临的难处也许能有个着落。

抱着试一试的念头，张宝生没有像以往一样带着满心的失落关门，而是敲打着酸痛的脊背，继续向官道上张望。果然不出其所料，大约一盏茶的功夫后，官道上跑来一匹青花骡子，骡背上，一个身材魁梧，两臂修长的少年人遥遥地向他作揖致敬。

“舅公，您今天忙得过来么，要不要我帮你洗碗！”少年人说话间已经赶到了客栈门前，手一按，腿一抬，干净利落地跳下了骡背。把缰绳向拴马桩上轻轻一系，迈开双脚向里走去。

“使不得，使不得，旭官啊，你是读书人，可不能干这下贱营生！”张宝生见少年认真，赶紧伸臂相拦。油渍麻花的手臂却不敢碰脏了少年人身上的青衫，被挤得连连向后退。

“什么使不得，读了书，您就不是我舅舅了？被我妈听见这话，肯定上门来找您理论！”少年人用手轻轻拨开张宝生的胳膊，灵活地挤进了客栈。

只能摆放十几张桌子的一楼其实没什么可收拾的，由于生意实在冷清，很多不常有人坐的地方都生了尘。李旭却不愿让舅舅觉得自己只会卖嘴，脱了外面的长衫，抓起抹布把所有桌椅擦了一遭，又取来梯子，爬上门梁，把烟熏火燎的客栈招牌清理出本来面目，接着摘下墙壁上的旧“灯笼”，从厨房找了把半新的换了上去，然后才把物件归到原处，取了木盆打水洗脸。

张宝生在一边看着，心里暖烘烘地像喝了半斤女儿红般舒坦。他膝下无子，两个女儿出了阁后难得回家。妻子死后续弦的填房又没给他延续香火，所以，他一直把李旭当半个儿子来看。眼见着外甥准备告辞了，才猛然想起来自己已经有两个多月没和孩子见面了。大手在腰间摸了几回，却没有找到合适的见面礼儿，狠狠拍了一下自己的额头，说道：“看我这记性！你先别急着回家，我这替你爹酿了几坛子老酒，是按照胡人传过来的方子收过水的，挂在骡子背上带回去，让你爹冬天御寒！”

“那可不行，您烧这一坛子酒得多少功夫啊，还是留着卖才是正经。再说

了，我爹去塞外办货，还得些日子才回来呢！”少年人一边把长衫向身上套，一边大声推辞。

燕赵人性子烈，连喝酒也喜欢烈性的。而烈性子酒得之十分不易，为了提高黄酒的口感，酿酒人需要多次用密法加工，将酒里的水除掉大半，才能让酒浓到令人三碗吐然诺的地步。所以一坛子老酒，造价往往是普通浊酒的五倍。这么贵重的礼物，即便放在好年景，少年人也不忍从舅舅家搜刮，更何况眼下正是张宝生的客栈濒临倒闭之时。

“拿着，旭官，否则是不给舅舅脸面！”张宝生用油手爱怜地拍了拍外甥的脸，低声命令。这孩子是开皇年间生的，娘胎里养得好，明显长了张福气面孔。过了年就要束发^[4]，可自己这个当舅舅的连件像样束发的礼物都给不起。想到这儿，他心里不觉有些凄凉，又自怨自艾地叹了口气，低下头，缓缓向后院的酒窖走去。

李旭见舅舅叹气，知道自己的举动又惹老人伤心了，只好默默地呆在客栈中等。过了片刻，张宝生转了回来，抱着的却不止是一大坛子酒，放酒坛子的柳筐上，又挂上了两条干麋子，还有半兜干荠菜、萝卜丝等。

“这怎么成，我这样搜括您，回去我娘非动家法不可！”李旭搓着手，满脸为难之色。

“酒和下酒菜么，舅舅也不白送。等你爹从外边回来，你让他帮舅舅问问，谁手里有生牛皮或驴、马之类大牲口的皮子出让。衙门里催得急，舅舅愿意出个合适的价钱买。”张宝生憨厚地笑着，为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送礼借口而高兴。不容少年推辞将柳条筐挂在骡子背上，临了，又变戏法般从后腰解下一个皮囊来，硬塞到李旭手里。

“这是开皇十八年的时候，几个去辽东寻功劳的军爷喝醉了酒落到我客栈里的。十多年了也没人回来找，怕是没人要了。舅舅寻摸着，应该是把不错的弓呢，所以每年都好生保养着。你拿去玩吧，明年你就十五了，你们李家人讲究马上觅取富贵，有一把好弓正趁手儿！”

少年人知道这是舅舅给自己的束发礼，不敢推辞，双手接了过来。入手的刹那间，传来一股融融暖意，不知道是舅舅的体温，还是来自那黑漆漆毫不起眼的弓囊本身，待解开弓囊上的皮绳仔细看，只见一张两尺半长的角弓躺在细细的茸毛之间，颜色居然如墨玉般温润^[5]。

上谷郡靠近边境，曾经是飞将军李广驻扎过的地方，民间好武成风，只要不是特别贫苦人家，平时都会让孩子拜个野师父去学些刀剑、弓马、拳脚来防身。所以李旭用眼睛略略一扫，就知道舅舅给自己的是一把特等好弓，如果拿到市面上，估计没三五吊肉好根本换不回来。到了这个时候，他也无法客气了，只能再次施礼，感谢舅舅的一番美意。

见礼物能得到自家外甥的喜欢，张宝生比赚了几十吊还开心。一边关锁门窗准备收摊，一边叮嘱道：“这弓长时间没人用，使起来硬得很。你玩时悠着点劲儿，别伤了身体。这东西毕竟只是个玩物，你品学兼优，将来被推了秀才，考了进士，放了县太、郡守，光耀门楣，我这当舅舅的也没人再敢小瞧了去……”

一直到自家的门口，舅甥之间的亲情依然温暖着李旭。舅舅家与他家相类，在各自的族中都属于末支。属于他们自己名下的田产很少，每年从佃户手中收上来的租子勉强够一家人裹腹。至于其他应对官府和日常在族中迎来送往的花销，则不得不依赖些旁的营生了。而李、张两家都是历经了百年的大族，号称礼仪传家的，所以经商在族中是最令人看不起的贱业，虽然族中长辈们每年不少从经商子弟手中拿取孝敬。

比起舅舅家的朝不保夕，李家家境略好。这得益于李旭的父亲李懋身子骨结实，还会说几句突厥话，每年能跟着往来商队跑一两趟塞外。那边牛羊贱而茶叶、麻布稀缺，往来一次可以赚到不少铜钱。只是近年来前往塞上的商路越来越不太平了，每月都有人财两失的噩耗传开。好在李懋跑塞上商路有些年头了，跟的全是大商队。其人又是个直性子，与沿途的胡人部落也能套上些交情，所以买卖还能维持，并且能拿出些余钱儿来供儿子去官学读书。

“二少爷，您可回来了，老爷来门口问了好几次呢？”远远地，管家李忠就迎了上来。一边帮李旭拉坐骑，一边小声抱怨。他是从小就追随在李懋身后的，如今一个人把管家、护院、长随和账房的职位全兼了，所以对小主人说话也没太多客气。

“我爹回来了？什么时候到的？刚好今天从舅舅家拿了些酒菜回来，麻烦忠叔拿去厨房，让忠婶热一下，算我给爹办的洗尘宴！”李旭拍了拍骡子背后，笑吟吟地吩咐。忠婶是老管家的妻子，和管家忠叔一样，兼了“李府”上的厨娘、夫人的贴身婢女以及李旭的保姆等职责。平素李懋漂泊在外，整个家中只有李旭娘两个和管家夫妇，主仆之间除了礼仪外，更多是亲情。

“又去搜刮你娘舅了么？被夫人知道，少不得又要一顿叨唠！唉！早跟少爷你说过，你娘舅那不容易，这世道一天不如一天，人肚子都填不饱，哪来的闲钱去他那里喝酒吃肉……”

管家忠叔从骡背上卸下酒肉，絮叨着向院子里去了。李旭冲老管家的背影吐了下舌头，自己牵了青花骡子去后院马厩，把缰绳拴好，又给所有牲口添了草料，补了井水。把一切收拾利落之后，才换了件居家穿的短衣，来到正房见自己的父亲。

先前李旭交给管家的干鹿子肉和杂菜已经由忠婶和他母亲两个收拾利落，整治成了四样小菜摆在桌上。李旭的母亲不喜饮，而非年非节，管家忠叔又不好上主人家的桌子，李懋一个人独酌，正喝得好生没趣。看到儿子终于进了门，举起

杯来大声叫道：“小旭子，过来，跟爹对一盏。就你小子知道疼人，算着爹回来的日子去敲你舅的竹杠！”

“没正经！”李张氏不满地啐了一口，放下了手中的针线活计。

“不了，官学里的先生说，酒，酒能乱人品，乱人品性！”李旭看了看母亲的脸色，找借口搪塞掉父亲的邀请。脖颈上刚刚长出的喉结却不由自主地滚了滚，发出了清晰的“咕噜”声。

“算了，别装了。从小就被老太爷抱在怀里抿筷子头的酒虫，想不让你喝也难。只是莫多喝，免得耽误了晚上背书！”张氏娘子听闻此声，爱怜地看了孩子一眼，低声叮嘱道。

“哎！谢谢娘！谢谢爹！”李旭等的就是母亲这句允诺，三步并做两步赶到自己的座位旁，取了酒坛自己筛了满盏，举起来，与父亲的酒盏碰了碰，然后继续高举到眉间向父亲致敬，接着，一饮而尽。

“好小子，单看这喝酒，就是咱李家的种儿！”李懋笑呵呵地夸道，爱意写了满脸。春末随着商队北去，秋初才赶回家。一路上千辛万苦，为的就是能和妻儿坐在桌子边一块吃口儿安稳饭。三个月不见，儿子的个头又蹿了一大截，只是自己的妻子看上去更憔悴了，眼角间和面颊上的皱纹，印证着男人不在家时生活的艰苦。

“爹一路鞍马劳顿，儿谨以此盏向爹爹表示心意。祝爹爹健康长寿，生意越做越好！”李旭端起酒坛，又给自己和父亲分别斟满。舅舅秘法浓制过的酒看上去非常稠厚，在油灯的微光下，摇曳起来就像块温润的琥珀。这让他不由自主就想起了下午的事情，待父亲把陶盏放下时，一边筛酒一边说道：“我今天路过舅舅的客栈，帮他收拾了一下。他那里冷清得很呢！”

“那是，如今百姓手里钱少，官府征的又多，商路凋敝，客栈自然没人光顾。偶尔去两个点菜的，还都是些他不敢向人家要钱的主儿。而寻常人家，谁又有钱去他那吃喝？”父亲李懋低叹了一声，不知道为妻兄还是为了自己。

日子渐渐变得艰难，做生意的人总是最敏锐地感觉到世态的变化。开皇、仁寿年间，皇上没那么英明神武，也写不得好文章，但自己从塞外弄回来的皮货和牲口，总是很快就能脱出手去。而现在是大业年，说是家大业大，自己从集市上办货却要花费以往三倍的力气。从塞外运回来的货物，也要花费三倍的力气和时间才能在不折本的情况下出手。

“那你还厚着脸皮从舅家拿吃食，下月去官学时，记得顺路带件长衫给你舅舅，娘今年春天时刚做好的，本来想着入冬时给你穿。反正看你这身板长法，也穿不下去了！”李张氏听丈夫和儿子说起自己的娘家，放下筷子，低声说道。

屋子中喜庆的气氛被生活琐事冲得有些淡，夫妻、父子三人都沉默下来。张家窘迫在那里明摆着，而李家的情况仅仅是比张家好一点而已，即便李张氏想多

帮衬娘家人一点儿，也挤不出太多的东西来。

“啪！”麻油灯的灯芯爆了，吐了一个老大的火花。李张氏借着剪灯草的机会离开了饭桌，转身的瞬间，轻轻用手背揉了揉眼睛。

“好好的，你难过什么。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谁知道哪天宝生哥的运气又转回来了？！”李懋用筷子敲了敲桌子，有些不满地抱怨。见妻子低着头不搭话，没来由地心里一软，松口道：“我这次带了一头牛，三匹瘦马回来。骨架还看得过去，明个把牛找人驯了熟悉犁杖，今年冬天再给马多加些料，开了春就能卖个好价钱。到时候，借宝生哥点儿本钱，让他请个好厨子，再到郡上把杨老夫子请来写幅字挂在大厅里，读书人造化大，说不定能帮带宝生哥转转时气！”

“那敢情是好，只是明年咱家办货的钱还够不够手？管宗祠的二哥最近老过来问，看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好商量明年给祖宗加香火钱的事儿。旭子的书读得好，后年县里推举乡贡去京城考试，只两个名额，要是没些钱打点……”李张氏听见丈夫决定对娘家施以援手，感激之余，又想起自家的很多麻烦事情来，隐隐有些心痛钱财，絮絮叨叨地说个不停，半晌也没说明白是否同意丈夫的安排。

作为族中末支，平素就受族人排挤。丈夫迫于生活又从事了行商这个贱业，让族中那些长者抓了把柄在手。如果一切打点不周全，李旭进京城考试的美梦就会变成泡影。虽然当今圣上一再强调各县送来的乡贡^[6]要唯才是举，如果举来的学子不中用，要追究地方官的责任。可不带‘贝’字的才永远比不上带着‘贝’字的财顶用，况且上谷郡这么大，官学里出类拔萃者又岂是自己家旭子一个？

“香火钱我已经预备好了，若木二哥来寻我，不过是想趁我回来时打些秋风而已。”李懋叫着自己本家兄弟的表字解释道，“至于旭子考试的事情，后年应试，只能投考明经^[7]，考取了也不过到地方上当个小吏。不如多等上几年，待加了冠^[8]后，直接去考进士，出来后至少能做个县令。一旦得中，也算咱老李家坟头冒了青烟！”

“可我听人家说二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考进士虽然能当大官，可有几个考上的？哪如考明经，一旦能放个县丞、户槽，不用自己伸手，每年就有百十吊舒坦钱送上门来。”李张氏皱了皱眉，低声分辩道。

开科取士是先皇独创的德政，这种不分家世背景，全凭学问的取才方法，让很多像李家这样的小门小户看到了改变生活的希望。虽然取中的机会非常渺茫，能进京之前，还要打点通郡、县两级官员的门槛。但毕竟让人看到了机会，不像上一朝时那样，非豪门大族子弟就没有为官的可能。

京城的考试种类很多，但最热门的只有“明经”和“进士”两科。前者热门的原因是考取相对容易，背熟了几本官府指定的书就能通过。而后者则是因为一经考取，立刻闻名于天下，前途一下子就变得不可限量。其他的，如明算、明书等，因为门槛高，出路又少，所以问津的学子也是寥寥。